

THE OVERALL HISTORY OF CHINA THE OVERALL HISTORY OF CHINA

中国全史

总主编 张弘苑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国全史

纪 传 卷

(第五册)

总 主 编 张弘苑

本卷主编 高 磊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辽

史

耶律休哥

耶律休哥(?—998),契丹族,辽宗室后。字逊宁。应历(951—969)末年,任惕隐(为北面官,掌皇族政教)。景宗乾亨元年(979),北宋灭北汉,宋太宗挟胜利之威亲自征辽,击败北院大王耶律奚底、南京统军使萧讨古等部,围攻南京幽都府(今北京)。他受命率军往救,与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兵分两翼,分进合击,在高梁河(今北京大兴东)败宋军。此役,他奋勇冲杀,身披三创,追宋军于至涿州(今河北涿县)。是年冬,又率兵攻宋满城(今河北满城),因功封北院大王。乾亨二年(980),景宗督师攻宋,他总领南面戍兵,败宋军于瓦桥关(今河北雄县旧南关),功拜于越(贵官)。圣宗嗣位后,承天皇后摄政。他被委任南京(今北京)留守,总南面军务,与耶律斜轸、室昉、韩德让等名臣共同辅政。期间,他均戍兵,立更法,劝农桑,修武备,成效颇著。统和四年(986),在岐沟关(今河北新城西北)大破宋将曹彬、米信,被封为宋国王。复从承天皇后南下,为先锋,败宋将刘延让于君子馆(今河北河间北)。统和七年(989),攻宋时,被宋将尹继伦所败,负伤而还。此后,他一直戍守南边,与宋相峙。统和十六年(998),病死。

〔原文〕

耶律休哥,字逊宁。祖释鲁,隋国王。父绾思,南院夷离堇。休哥少有公辅器。初乌古、室韦二部叛,休哥从北府宰相萧干讨之。应历末,为惕隐。

乾亨元年,宋侵燕,北院大王奚底、统军使萧讨古等败绩,南京被围。帝命休哥代奚底,将五院军往救。遇大敌于高梁河,与耶律斜轸分左右翼,击败之。追杀三十余里,斩首万余级,休哥被三创。明旦,宋主遁去,休哥以创不能骑,轻车追至涿州,不及而还。

是年冬,上命韩匡嗣、耶律沙伐宋,以报围城之役。休哥率本部兵从匡嗣等战于满城。翌日将复战,宋人请降,匡嗣信之。休哥曰:“彼众整而锐,必不肯屈,乃诱我耳。宜严兵以待。”匡嗣不听。休哥引兵凭高而视,须臾南兵大至,鼓噪疾驰。匡嗣仓卒不知所为,士卒弃旗鼓而走,遂败绩。休哥整兵进击,敌乃却。诏总南面戍兵,为北院大王。

明年,车驾亲征,围瓦桥关。宋兵来救,守将张师突围出。帝亲督战,休哥斩师,余众退走入城。宋阵于水南。将战,帝以休哥与介独黄,虑为敌所识,乃赐玄甲、白马易之。休哥率精骑渡水,击败之,追至莫州。横尸满道,鞞矢俱缶,生获数将以献。帝悦,赐御马、金盃,劳之曰:“尔勇过于名,若人人如卿,何忧不克?”师

还，拜于越。

圣宗即位，太后称制，令休哥总南面军务，以便宜从事。休哥均戍兵，立更休法，劝农桑，修武备，边境大治。统和四年，宋复来侵，其将范密，杨继业出云州；曹彬，米信出雄、易，取歧沟、涿州，陷固安，置屯。时北南院、奚部兵未至，休哥力寡，不敢出战。夜以轻骑出两军间，杀其单弱以胁余众；昼则以精锐张其势，使彼劳于防御，以疲其力。又设伏林莽，绝其粮道。曹彬等以粮运不继，退保白沟。月余，复至。休哥以轻兵薄之，伺彼蓐食，击其离伍单出者，且战且却。由是南军自救不暇，结方阵，塹地两边而行。军渴乏井，漉淖而饮，凡四日始达于涿。闻太后军至，彬等冒雨而遁。太后益以锐卒，追及之。彼力穷，环粮车自卫，休哥围之。至夜，彬、信以数骑亡去，余众悉溃。追至易州东，闻宋师尚有数万，濒沙河而饘，促兵往击之。宋师望尘奔窜，坠岸相蹂死者过半，沙河为之不流。太后旋旗，休哥收宋尸为京观。封宋国王。

又上言，可乘宋弱，略地至河为界。书奏，不纳。及太后南征，休哥为先锋，败宋兵于望都。时宋将刘廷让以数万骑并海而出，约与李敬源合兵，声言取燕。休哥闻之，先以兵扼其要地。会太后军至，接战，杀敬源，廷让走瀛州。七年，宋遣刘廷让等乘暑潦来攻易州，诸将惮之，独休哥率锐卒逆击于沙河之北，杀伤数万，获輜重不可计，献于朝。太后嘉其功，诏免拜、不名。自是宋不敢北向，时宋人欲止儿啼，乃曰：“于越至矣！”

休哥以燕民疲弊，省赋役，恤孤寡，戒戍兵无犯宋境，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。远近向化，边鄙以安，十六年，薨。是夕，雨木冰。圣宗诏立祠南京。

休哥智略宏远，料敌如神。每战胜，让功诸将，故士卒乐为之用，身更百战，未尝杀一无辜。二子：高八，官至节度使；高十，终于越。孙马哥。



金

史



宗 弼

完颜宗弼(?—1148),金女真族完颜部人,本名斡嘏,又作兀朮、斡出、晃斡出。阿骨打第四子。早年从都统杲追袭辽天祚帝于鸳鸯泺(今河北张北西北安固里淖),又从宗望攻宋。五年,为右副元帅,总军略地山东、河南、追宋康王赵构至越州(今浙江绍兴)。八年,还军,被宋将韩世忠、岳飞等击败。后随完颜宗辅经营陕西,在富平(今陕西富平东北)败宋将张浚。九年,在和尚原(今陕西宝鸡市南)被宋将吴玠击败。天会十五年(1137),封沈王。天眷二年(1139),进拜都元帅。金既置行台于燕京,以他为太保,领行台尚书省、都元帅如故,总军事、民政大权于一身。再议南攻,自趋汴京,迭为刘锜、岳飞所败。三年,渡淮,迫宋乞和,结为“绍兴之盟”。还朝,进拜太傅,赐与金券。率兵北攻蒙古。七年为太师,领三省事,都元帅,领行台尚书省事如故。

〔原文〕

宗弼,本名斡嘏,又作兀朮,亦作斡出,或作晃斡出,太祖第四子也。

希尹获辽护卫习泥烈,问知辽帝猎鸳鸯泺。都统杲出青岭,宗望、宗弼率百骑与马和尚逐越卢李古、野里斯等,驰击败之。宗弼矢尽。遂夺辽兵士枪,独杀八人,生获五人,遂审得辽主在鸳鸯泺畋猎,尚未去,可袭取者。

及宗望伐宋,宗弼从军,取汤阴县,降其卒三千人。至御河,宋人已焚桥,不得渡,合鲁索以七十骑涉之,杀宋焚桥军五百人。宗望遣吴孝民先人汴谕宋人,宗弼以三千骑薄汴城,宋上皇出奔,选百骑追之,弗及,获马三千而还。

宗望薨,宗辅为右副元帅,徇地淄、青。宗弼败宋郑宗孟数万众,遂克青州。复破贼将赵成于临朐,大破黄琼军,遂取临朐。宗辅军还,遇敌三万众于河上,宗弼击败之,杀万余人。诏伐宋康王,宗辅发河北,宗弼攻开德府,粮乏,转攻濮州。前锋乌林荅泰欲破王善二十万众,遂克濮州,降旁近五县。攻开德府,宗弼以其军先登,奋击破之。攻大名府,宗弼军复先登,破其城。河北平。

宋主自扬州奔于江南,宗弼等分道伐之。进兵归德,城中有自西门北门出者,当海复败之。乃绝隍筑道,列炮隍上,将攻之,城中人惧,遂降。先遣阿里、蒲卢浑至寿春,宗弼军继之。宋安抚使马世元率官属出降。进降庐州,再降巢县王善军。当海等破郢琼万余众于和州,遂自和州渡江。将至江宁西二十里,宋杜充率步骑六万来拒战,鹞卢补、当海、迪虎、大臭合击破之。宋陈邦光以江宁府降。留长安奴、斡里也守江宁。使阿鲁补、斡里也别将兵徇地,下太平州、濠州及句容、溧阳等县,泝江而西,屡败张永等兵,杜充遂降。

宗弼自江宁取广德军路，追袭宋主于越州。至湖洲，取之。朱使阿里、蒲卢浑趋杭州。具舟于钱塘江。宗弼至杭州，官守巨室皆逃去，遂攻杭州，取之。宋主闻杭州不守，遂自越奔明州。宗弼留杭州，使阿里、蒲卢浑以精兵四千袭之。讹鲁补、尤列速降越州。大臬破宋周汪军，阿里、蒲卢浑破宋兵三千，遂渡曹娥江，去明州二十五里，大破宋兵，追至其城下。城中出兵，战失利，宋主走入于海。宗弼中分麾下兵，会攻明州，克之。阿里、蒲卢浑泛海至昌国县，执宋明州守赵伯谔，伯谔言“宋主奔温州，将自温州趋福州矣。”遂行海追三百余里，不及，阿里、蒲卢浑乃还。

宗弼还自杭州，遂取秀州。赤盏晖败宋军于平江，遂取平江。阿里率兵先趋镇江，宋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，宗弼舟小，契丹、汉军没者二百余人，遂自镇江泝流西上。世忠袭之，夺世忠大舟十艘，于是宗弼循南岸，世忠循北岸，且战且行。世忠艨艟大舰数倍宗弼军，出宗弼军前后数里，击柝之声，自夜达旦。世忠以轻舟来挑战，一旦数接。将至黄天荡，宗弼乃因老鹳河故道开三十里通秦淮，一日一夜而成，宗弼乃得至江宁。挾懒使移刺古自天长趋江宁援宗弼，乌林荅泰欲亦以兵来会，连败宋兵。

宗弼发江宁，将渡江而北。宗弼军渡自东，移刺古渡自西，与世忠战于江渡。世忠分舟师绝江流上下，将左右掩击之。世忠舟皆张五辆，宗弼选善射者，乘轻舟，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辆，五辆著火箭，皆自焚，烟焰满江，世忠不能军，追北七十里，舟军歼焉，世忠仅能自免。

宗弼渡江北还，遂从宗辅定陕西。与张浚战于富平，宗弼陷重围中，韩常流矢中目，怒拔去其矢，血淋漓，以土塞创，跃马奋呼搏战，遂解围，与宗弼俱出。既败张浚军于富平，遂与阿卢补招降熙河、泾原两路。及攻吴玠于和尚原，抵险不可进，乃退军，伏兵起，且战且走，行三十里，将至平地，宋军阵于山口，宗弼大败，将士多战没。明年，复攻和尚原，克之。天会十五年，为右副元帅，封沈王。

天眷元年，挾懒、宗磐执议以河南之地割赐宋，诏遣张通古等奉使江南。明年，宋主遣端明殿学士韩肖胄奉表谢，遣王伦等乞归父丧及母韦氏兄弟。宗弼自军中入朝，进拜都元帅。宗弼察挾懒与宋人交通赂遗，遂以河南、陕西与宋，奏请诛挾懒，复旧疆，是时，宗磐已诛，挾懒在行台，复与鹞懒谋反，会置行台于燕京，诏宗弼为太保，领行台尚书省，都元帅如故，往燕京诛挾懒。挾懒自燕京南走，将亡入于宋，追至于祁州，杀之。

诏“诸州郡军旅之事，决于帅府。民讼钱谷，行台尚书省治之。”宗弼兼总其事，遂议南伐。太师宗干以下皆曰：“构蒙再造之恩，不思报德，妄自鸱张，祈求无厌，今若不取，后恐难图。”上曰：“彼将谓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。且都元帅久在方面，深究利害，宜即举究利害，宜即举兵讨之。”遂命元帅府复河南疆土，诏中外。

宗弼由黎阳趋汴，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。宋岳飞、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，复出兵涉河东，驻岚、石、保德之境，以相牵制。宗弼遣孔彦舟下汴、郑两州，王伯龙取陈州，李成取洛阳，自率众取亳州及顺昌府，嵩、汝等州相次皆下。时暑，宗弼还军于汴，岳飞等军皆退去，河南平，时天眷三年也。上使使劳问宗弼以下将

士，凡有功军士三千，并加忠勇校尉。攻岚、石、保德皆克之。

宗弼入朝，是时，上幸燕京，宗弼见于行在所。居再旬，宗弼还军，上起立酌酒饮之，赐以甲冑弓矢及马二匹。宗弼已启行四日，召还。至日，希尹诛。越五日，宗弼还军，进伐淮南，克庐州。

上幸燕京。宗弼朝燕京，乞取江南，上从之。制诏都元帅宗弼比还军与宰臣同入奏事。俄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、太保、都元帅，领行台如故。诏以燕京路隶尚书省，西京及山后诸部族隶元帅府。乃还军，遂伐江南。既渡淮，以书责让宋人，宋人答书乞加宽宥。宗弼令宋主遣信臣来禀议，宋主乞“先敛兵，许弊邑拜表阙下”，宗弼以便宜约以画淮水为界。上遣护卫将军撒改往军中劳之。

皇统二年二月，宗弼朝京师，兼监修国史。宋主遣端明殿学士何铸等进誓表，其表曰：“臣构言，今来画疆，合以淮水中流为界，西有唐、邓州割属上国。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，属邓州。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，为弊邑。沿边州城，既蒙恩造，许备藩方，世世子孙，谨守臣节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，遣使称贺不绝。岁贡银、绢二十五万两、匹，自壬戌年为首，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。有渝此盟，明神是殛，坠命亡氏，踏其国家。臣今既进誓表，伏望上国蚤降誓诏，庶使弊邑永有凭焉。”

宗弼进拜太傅。乃遣左宣徽使刘蕤使宋，以衮冕圭宝珮璲玉册册康王为宋帝。其册文曰：“皇帝若曰：‘咨尔宋康王赵构。不吊，天降丧于尔邦，亟湊齐盟，自貽颠覆，俾尔越在江表。用勤我师旅，盖十有八年于兹。朕用震悼，斯民其何罪？今天其悔祸，诞诱尔衷，封奏狎至，愿身列于藩辅。今遣光禄大夫、左宣徽使刘蕤等持节册命尔为帝，国号宋，世服臣职，永为屏翰。呜呼钦哉，其恭听朕命。’”仍诏天下。赐宗弼人口牛马各千、驼百、羊万，仍每岁宋国进贡内给银、绢二千两、匹。

宗弼表乞致仕，不许，优诏答之，赐以金券。皇统七年，为太师，领三省事，都元帅、领行台尚书省事如故。皇统八年，薨。大定十五年，谥忠烈。十八年，配享太宗庙廷。

元

史

太 祖

铁木真（1162—1227），即元太祖，又称成吉思汗。蒙古族乞颜部人，孛儿只斤氏，名铁木真。出身贵族。父也速该被人毒死，他历经艰险，重振其父旧部，得以报父仇，恢复实力。金大定末年铁木真建立宫帐，称汗。其后连续击败了塔塔儿、克烈、乃蛮等靺鞨诸部，统一蒙古各部。金泰和六年（1206），铁木真于斡难河（今鄂嫩河）畔召开忽里台大会（部落联盟大会），被推为大汗，称成吉思汗。制定了千户制、怯薛制（护卫制）、扎鲁忽赤（断事官）和札撒（命令、法律）等一套军事、政治、法律制度，建立了蒙古国，创制了畏兀儿字蒙古文。乞儿吉思、畏兀儿、哈刺鲁等邻部先后降附。

1209年始，铁木真大举入侵西夏，引河水淹中兴府（今宁夏银川），迫其纳女请和。1211年，又率军南下攻金，破华北各地，一度占领中都（今北京）。1219年铁木真发动蒙古军第一次西征，击灭了花剌子模，在喀勒喀河打败斡罗思和钦察联军。1227年后，灭西夏，病死于六盘山。谥号圣武皇帝，庙号太祖，又谥法天启运圣武皇帝。

〔原文〕

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，讳铁木真，姓奇渥温氏，蒙古部人。

其十世祖孛端叉儿，母曰阿兰果火，嫁脱奔咩哩健，生二子，长曰博寒葛答黑，次曰博合睹撒里直。既而夫亡，阿兰寡居，夜寝帐中，梦白光自天窗中入，化为金色神人，来趋卧榻。阿兰惊觉，遂有娠，产一子，即孛端叉儿也。孛端叉儿状貌奇异，沉默寡言，家人谓之痴。独阿兰语人曰：“此儿非痴，后世子孙必有大贵者。”阿兰没，诸兄分家货不及之。孛端叉儿曰：“贫贱富贵，命也，货财何足道。”独乘青白马，至八里屯阿懒之地居焉，食饮无所得，适有苍鹰搏野兽而食，孛端叉儿以缯设机取之，鹰即驯狎。乃臂鹰猎兔禽以为膳，或阙即继，似有天相之。居数月，有民数十家自统急里忽鲁之野逐水草来迁，孛端叉儿结茅与之居，出人相资，自此生理稍足。一日，仲兄忽思之，曰：“孛端叉儿独而无资，近者得无冻馁乎？”即自来访，邀与俱归。孛端叉儿中路谓其兄曰：“统急里忽鲁之民无所属附，若临之以兵，可服也。”兄以为然。至家，即选壮士，令孛端叉儿帅之前行，果尽降之。

孛端叉儿歿，子八林昔黑刺秃合必畜嗣，生子曰咩撚笃敦，咩撚笃敦妻曰莫拿伦，生七子而寡。莫拿伦性刚急，时押刺伊而部有群小儿掘田间草根以为食，莫拿伦乘车出，适见之，怒曰：“此田乃我子驰马之所，群儿辄敢坏之耶。”驱车径出，辗伤诸儿，有至死者。押刺伊而忿怒，尽驱莫拿伦马群以去，莫拿伦诸子闻之，不及被甲，往追之。莫拿伦私忧曰：“吾儿不甲以往，恐不能胜敌。”令子妇载甲赴之，已无

及矣。既而果为所败，六子皆死。押刺伊而乘胜杀莫拿伦，灭其家。唯一长孙海都尚幼，乳母匿诸积木中，得免。先是，莫拿伦第七子纳真，于八刺忽民家为赘婿，故不及难，闻其家被祸，来视之，见病姬十数与海都尚在，其计无所出。幸驱马时，兄之黄马三次掣套竿逸归，纳真至是得乘之。乃伪为牧马者，诣押刺伊而。路逢父子二骑先后行，臂鹰而猎。纳真识其鹰，曰：“此吾兄所掣者也。”趋前给其少者曰：“有赤马引群马而东，汝见之乎？”曰：“否。”少者乃问曰：“尔所经过有鳧雁乎？”曰：“有。”曰：“汝可为吾前导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遂同行。转一河隈，度后骑相去稍远，刺杀之。繫马与鹰，趋迎后骑，给之如初。后骑问曰：“前射鳧雁者吾子也，何为久卧不起耶？”纳真以鼻衄对。骑者方怒，纳真乘隙刺杀之。复前行至一山下，有马数百，牧者唯童子数人，方击髀石为戏。纳真敦视之，亦兄家物也。给问童子，亦如之。于是登山四顾，悄无来人，尽杀童子，驱马臂鹰而还，取海都并病姬，归八刺忽之地止焉。海都既立，以兵攻押刺伊而，臣属之，形势寝大。列营帐于八刺合黑河上，跨河为梁，以便往来。由是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。

海都歿，子拜姓忽儿嗣。拜姓忽儿歿，子敦必乃嗣。敦必乃歿，子葛不律寒嗣。葛不律寒歿，子八哩丹嗣。八哩丹歿，子也速该嗣，并吞诸部落，势愈盛大。也速该崩，至元三年十月，追谥烈祖神元皇帝。

初，烈祖征塔塔儿部，获其部长铁木真。宣懿太后月伦适生帝，手握凝血如赤石。烈祖异之，因以所获铁木真名之，志武功也。

族人泰赤乌部旧与烈祖相善，后因塔儿不台用事，遂生嫌隙，绝不与通。及烈祖崩，帝方幼冲，部众多归泰赤乌。近侍有脱端火儿真者亦将叛，帝自泣留之。脱端曰：“深池已干矣，坚石已碎矣，留复何为！”竟帅众驰去。宣懿太后怒其弱己也，麾旗将兵，躬自追叛者，驱其大半而还。

时帝麾下捌只别居萨里河。札木合部人秃台察儿居玉律哥泉，时欲相侵袭，掠萨里河牧马以去。捌只麾左右匿群马中，射杀之。札木合以为怨，遂与泰赤乌诸部合谋，以众三万来战。帝时驻军答兰版朱思之野，闻变，大集诸部兵，分十有三翼以俟。已而札木合至，帝与大战，破走之。

当是时，诸部之中，唯泰赤乌地广民众，号为最强。其族照烈部，与帝所居相近。帝尝出猎，偶与照烈猎骑相属，帝谓之曰：“今夕可同宿乎？”照烈曰：“同宿固所愿，但从者四百，因糗粮不具，已遣半还矣，今将奈何？”帝固邀与宿，凡其留者，悉饮食之。明日再合围，帝使左右驱兽向照烈，照烈得多获以归。其众感之，私相语曰：“泰赤乌与我虽兄弟，常攘我车马，夺我饮食，无人君之度。有人君之度者，其惟铁木真太子乎？”照烈之长玉律，时为泰赤乌所虐，不能堪，遂与塔海答鲁领所部来归，将杀泰赤乌以自效。帝曰：“我方熟寐，幸汝觉我，自今车辙人迹之涂，当尽夺以与汝矣。”已而二人不能践其言，复叛去。塔海答鲁至中路，为泰赤乌部人所杀，照烈部遂亡。

时帝功德日盛，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，见帝宽仁，时赐人以裘马，心悅之。若赤老温、若哲别、若失力哥也不干诸人，若朵郎吉、若札刺儿、若忙兀诸部，皆慕

义来降。

帝会诸族薛彻、大丑等，各以旄车载湏酪，宴于斡难河上。帝与诸族及薛彻别吉之母忽儿真之前，共置马湏一革囊；薛彻别吉次母野别该之前，独置一革囊。忽儿真怒曰：“今不尊我，而贵野别该乎？”疑帝之主膳者失丘儿所为，遂笞之。于是颇有隙。时皇弟别里古台掌帝乞列思事。（乞列思，华言禁外系马所也）。播里掌薛彻别吉乞列思事。播里从者因盗去马鞮，别里古台执之。播里怒斫别里古台，伤其背。左右欲斗，别里古台止之曰：“汝等欲即复仇乎？我伤幸未甚，姑待之。不听，各持马乳撞疾斗，夺忽儿真、火里真二哈敦以归。薛彻别吉遣使请和，因令二哈敦还。会塔塔儿部长蔑兀真笑里徒背金约，金主遣丞相完颜襄帅兵逐之北走。帝闻之，发近兵自斡难河迎击，仍谕薛彻别吉帅部人来助。候六日不至，帝自与战，杀蔑兀真笑里徒，尽虏其辎重。

帝之麾下有为乃蛮部人所掠者，帝欲讨之，复遣六十人征兵于薛彻别吉。薛彻别吉以旧怨之故，杀其十人，去五十人衣而归之。帝怒曰：“薛彻别吉曩笞我失丘儿，斫伤我别里古台，今又敢乘敌势以陵我耶！”因帅兵逾沙碛攻之。杀虏其部众，唯薛彻、大丑仅以妻孥免。越数月，帝复伐薛彻、大丑，追至帖烈徒之隘，灭之。

克烈部札阿绀孛来归。札阿绀孛者，部长汪罕之弟也，汪罕名脱里，受金封爵为王，番言音重，故称王为汪罕。

初，汪罕之父忽儿札胡思杯禄即卒，汪罕嗣位，多杀戮昆弟。其叔父菊儿罕帅兵与汪罕战，逼于哈刺温隘败之；仅以百余骑脱走，奔于烈祖。烈祖亲将兵逐菊儿罕走西夏，复夺部众归汪罕。汪罕德之，遂相与盟，称为按答（按答，华言交物之友也）。烈祖崩，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刺，怨汪罕多杀之故，复叛归乃蛮部。乃蛮部长亦难赤为发兵伐汪罕，尽夺其部众与之。汪罕走河西、回鹘、回回三国，奔契丹。既而复叛归，中道粮绝，捋羊乳为饮，刺囊驼血为食，困乏之甚。帝以其与烈祖交好，遣近侍往招之。帝亲迎抚劳，安置军中振给之。遂会于土兀刺河上，尊汪罕为父。

未几，帝伐蔑里乞部，与其部长脱脱战于莫那察山，遂掠其资财、田禾，以遗汪罕。汪罕因此部众稍集。

居亡何，汪罕自以其势足以有为，不告于帝，独率兵复攻蔑里乞部。部人败走，脱脱奔八儿忽真之隘。汪罕大掠而还，于帝一无所遗，帝不以屑意。

会乃蛮部长不欲鲁罕不服，帝复与汪罕往之，至黑辛八石之野，遇其前锋也的脱字鲁者，领百骑来战，见军势渐逼，走据高山，其马鞍转坠，擒之。曾未几何，帝复与乃蛮骁将曲薛吾撒八刺二人遇，会日暮，各还营垒，约明日战。是夜，汪罕多燃火营中，示人不疑，潜移部众于别所。及旦，帝始知之，因颇疑其有异志，退师萨里河，既而汪罕亦还至土兀刺河，汪罕子亦刺合及札阿绀孛来会。曲薛吾等察知之，乘其不备，袭虏其部众于道。亦刺合奔告汪罕，汪罕命亦刺合与卜鲁忽歹共追之，且遣使来曰：“乃蛮不道，掠我人民，太子有四良将，能假我以雪耻乎？”帝顿释前憾，遂遣博尔术、木华黎、博罗浑、赤老温四人，帅师以往。师未至，亦刺合已追及曲薛吾，与之战，大败，卜鲁忽歹成擒。流矢中亦刺合马胯，几为所获。须臾四将至，击